

密码大同(二)

□ 任翔宇

0352代表大同，毫无疑问，毫无争议。

一个城市的数字符号最常见的有三个。一是区号、二是车牌号、三是邮政编码，这三项是识别一个城市的重要代码，下一章我们说车牌号，这节儿我们先说区号。

“0352”是大同的区号，现在这个号逐渐变成了饭店、烧烤店、酒吧们的招牌。不是不行，是感觉有点让这串数字大材小用了。

区号是指对各大城市所属行政区域的常用电话区划号码，主要用于国内、国际长途电话接入。以大同为例吧，区号对于国内长途来说，是0+352这样式的，但是到了拨打国际长途的时候，区号就会变成0086+352，0086代表中国，352代表大同，在拨打国内长途时，区号前面都要加拨一个0，所以很多人有混淆，认为区号前面本来就是一个0，其实并不是这样，0只是长途的一个接入码，区号本身前面是没有0的。

电话区号，看似只是个数字，实则代表了一座城市的历史地位。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，城市是有等级的。三位区号的城市都具备以下的一个或者多个特点：直辖市、国家中心城市和区域中心，而四位数的区号是平凡成长的大多数。北京市是010，天津市是022，上海市是021，重庆市是023，除了这几个直辖市和还有几个省会城市是三位数的区号，其他的省市都是四位数。太原市0351，大同当仁不让的是0352。



区号并不是地级市的专属，早些年南方比较发达的县级市都具有自己的区号。比如常熟，以前的区号是“0520”，现在并到苏州的“0512”里，小孩子们已经不知道那个消失的数字了。所以对于大同而言，“0352”更像一种鞭策和证明，鞭策永不停步，证明城市地位。

还是讲我们身边的故事吧。

现在人们买手机办卡，对手机号码的要求都是集中在后四位的，比如8888，比如5678等等。可是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你们知道什么样的号码才是还没有开启智能手机时代、却一眼看到号码就知道是大同来电吗？是1390352，是1380352，是137、136、135加上0352的标准配置。联通于新世纪初在大同放的头几批号码是1300808、1300809和1303809，“为什么没有0352号段的”，这也让很多固执的商业大佬们一直不愿意改换阵营更换手机号，这个顾虑和心理让做市场营销的始料未及，但也的确是大同人心理难以磨灭的标志性印记。

现如今固话都很少了。有了微信，以后手机号码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和个人捆绑结实了，0352这个数字反倒是被网站、饭店们拿来做本土化符号了。



随手拍大同



倦鸟栖枝 健康 摄

广灵红沙坡

□ 小生



红沙坡在广灵县城西南大约10公里的地方，是广灵南山西端的一处陡坡，因阳坡阴坡的半腰上分布着大片的紫红色沙砾而得名。曾经亿万年里，红沙坡顶断裂带日渐上耸的巉岩，经脚踩水冲、承风吹来的深浅的黄土，呈青黄色度着时光，直到不知是赵还是汉，沿东西向的山梁起了夯土的、石垒的边墙，最后被今人定名为北齐长城，拦下北来的游牧，护住了背后梁上、沟里的田地和人家。

康熙二十四年(公元1685年)的前几年，因为红沙坡西北七八里地的“灵丘要路”——直峪口“夏流涨漫，冬积层冰，行人不便”，于是大清朝在红沙坡上“开修大路，设兵守焉”(见康熙二十四年本《广灵县志》)。从此人们从红沙坡南去灵丘，向西出平型关入忻定盆地，进而通达太原府；向东南串蒲阴陉直抵河北平原，一鼓气红火了250多年。1936年，政府修筑了广灵通灵丘的公路，红沙坡和坡上崎岖不平的“大路”渐渐荒凉，重归寂寞。

2023年中秋节的下午，我来到南山下，第三次从北面攀爬红沙坡。

坡上的花很少，偶见紫红沙砾中开放着一丛无名黄花，碎小的花朵团成一粒粒，似满天星斗，山石边肥大的橐吾叶子，在西阳的透射下显出玉器般的小道，两只登山杖给力，一鼓作气拐上了正途——红沙坡古道仍残存两米来宽，一支蓝铃铛当中而立，与古道上的行人相见惊诧。越接近古哨口，山风越大，待穿豁口而入，避于5米多高的夯土边墙下，一瞬间风止声息，秋日灼火。

比起两年前，绿草中向南的大路上，车辙浅淡得快要分辨不出。四野寂寥，倒让人生出些许恐惧。随即看到还湿润着的牛粪以及连缀的蹄印，多少给了我些许勇气。何况这处虽沟壑无尽，却没有高树密林，至少那些吓人的野兽没法生存。于是继续前行到一块娇小的、草色惨淡的塬上，路迹下到沟底，又盘上对面的山坡，消

失在一片开阔草地。一条条沟，一块块坡，一屨层梯田，都湮没于野草，只剩下梯田一圈圈的弧线，表明这里被人耕种过。

终于，远方传来人声。西南三四条沟外，一层层被绿草湮芜的梯田中，隐约望见一个人，凌空蹈虚般站在沟壑边几块“草田”里，从上到下，散落着七八头牛；日头仍高，阳光落在身上使人温暖，那几头牛、牧人和远处的低树一起，沐浴着光芒。我低下头，那些野草一样在阳光里闪亮着。风微微吹过，摇动了近处一棵杨树小小的叶子。岚气升腾，一切都有些朦胧了。

这是秋天，大自然最美的时候。

斜阳独照，黄土坡被雨水冲成的浅岔里，野生着一沟沟的杨树，正生发出可爱的、一点也不枯败的黄绿色。对面山坡上，寂然不动的“白石头”，竟然是羊群。越过它们的头顶，长城只剩一条浅细的灰线，一直到山的最高处，伸入蓝天中去了。一时这天地间，只剩我和远隔几条沟的两位牧人，几头牛，一群羊。人声突然多起来，原来有人与牧牛人谈话，言语似在耳边，却又听不清楚。

这些给了我攀登的勇气，我要去看看东南山脊上遥见的长城残垣。那是一条乱石堆起的波浪，始于一段斜仄的石墙。石墙高不及人肩，逶迤八九米，片石交错，凹凸不平，和它跟前一堆均匀的石子相对——那是长久的坚持后，某一时刻突然瘫下去、塌下去，又被风雨洗去了泥土的血肉、余下的一堆骸骨吗？石墙后是百米悬崖，石墙前是望不见底的碧峭，攻与守都分明是一种死局。

羊群又爬上两个山沟，看来它们和牛来自同一个村庄，只不过牛群早已回转，我也该回家了。下山的时候，太阳已落到西山背，走到山阴处，吸一口清凉的空气，真爽！山影里，一层绿，一层绛，一抹淡红，加上苍青色的山体，庄严与美丽交汇在一起。

